

社区自组织“公共性”的培育路径分析

——以北京西城大栅栏街道社区营造实验为例

Analysis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Publicity': Taking the Experiment of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of Beijing Xicheng Dashilar as An example

梁肖月 LIANG Xiaoyue

摘要 社区自组织在社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数量多、自发性强，在自愿前提下有意愿接受培育的文体娱乐型社区自组织，将会随着项目和财务管理能力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社区自组织的“公共性”。社区自组织“公共性”的提高，需要有合理且可持续性的培育作为前提基础。本文以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社区营造实验项目为例，采用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尝试探索培育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公共性的路径及方法。

关键词 公共性；自组织；社区营造

Abstract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munity, entertainment type of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number, spontaneous, on a voluntary premise is willing to accept cultivate community self-organizing style entertainment type, will be as the projec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degree, and increase the 'public'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To improve the public character of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reasonable and sustainable cultivation is necessary. Taking the experimental project of community building in Dashilar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path and method of cultivating self-organizing publicity of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types in communities.

KeyWords publicity; self-organization;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作者简介

梁肖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1 研究缘起

北京市西城区的大栅栏街道属于北京老胡同街区，2002年就被列为“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1]，2015年则被列为首批全国历史文化街区^[2]。上溯到15世纪，大栅栏这个地方的胡同两头都有柳条编织的大门，到晚上就紧紧关闭，以防小偷进入这个当时较为富庶的城市中心商业区打家劫舍。“大栅栏”因此而得名^[1]。大栅栏作为北京底层民众市井商业

文化的聚集地，为何能够成为历史文化街区？首先，这里是徽班进京之地。其次，从清代中叶开始，北京城内最具代表性的钱庄、银号、银行大都聚集在大栅栏地区，形成了大栅栏地区的金融文化。第三，许多商业老字号也聚集于此，形成独特的商业文化^[2]。

大栅栏街道占地1.26平方公里，共有9个社区。当地户籍人口约5万，但是其中有一半已经不在大栅栏居

住，剩下的本地人有2万多。同时，大栅栏街道还有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所以总常住人口接近4万^[2]。虽然大栅栏曾经是商业文化中心、徽班进京地，而现今，大栅栏街区呈现着社区衰败的现状，主要表现为：本地人群多弱势，近半数外来人口，居民住宅破旧，居住拥挤以及公共环境脏乱差等特点^[2]。

在这样一个老北京老旧胡同街区，从2014年开始，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和罗家德教授展开了一场社区营造实验。笔者主要负责大栅栏街道整体社区营造实验中的社区自组织孵化器的工作，以社区营造的视角通过项目制的方式培育社区自组织。

2 问题提出

不论是在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基本都具有居民自发性比较强、活跃度比较高、数量较多的特征，可谓是占领了社区大半壁江山的状态。然而社区工作人员发现，大部分文体娱乐类的社区自组织只关注组织内部的成员需求，表现为自娱自乐的状态，很少跟社区工作产生交集，也很少进行互动，仅仅在社区需要大型文娱表演活动时，这些自组织会参演，但无愿意承担更多工作。往往社区两委还要接受文体娱乐类组织提出的服、化、道及活动场地等需求，因此大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对于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处于放任状态。

正如以上情况，大栅栏街道社区营造实验从2015年起开始尝试以微公益创投的项目制方式培育社区自组织。经过了2015年至2017年三年时间以及三届微公益创投项目的培育，社造团队共培育了33个社区自组织，组织类别包括为民服务类、邻里互助类以及文体娱乐类。其中为民服务类

分为慰老服务类、助残服务类、环境保护类、社区教育类，文体娱乐类分为文化娱乐类、文化传承类、手工编织类、声乐朗诵类以及体育健身类。经过初步统计分析，发现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占培育组织总数的55%，远远超过其他类别的组织数量（表1）。而为民服务类和邻里互助类的自组织本身具备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性质，因此本文仅对文体娱乐类型的自组织进行公共性的分析。

在所培育的社区自组织中，将占比为55%的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又进行了深度分析（表2），分析内容涵盖了自组织的项目运作能力、财务管理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能力。对于自组织的项目运作能力分别从“是否申请过两届以上的项目”“是否可以独立设计及实施项目”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于自组织的管理能力分别从“组织成员身份”“组织负责人的身份”“组织架构”以及“组织活动周期”等方面进行分析。

经过分析，在18个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中，有14个自组织是参加过两届以上项目申报的，其中2个自组织是新参与微公益创投的组织，实际只有2个文体娱乐类型的自组织不愿再参与

培育项目，或不愿意接受培育方的培育过程，说明大部分文体娱乐类型的自组织参与培育项目的积极性较高。

在分析组织成员身份及组织架构时，18个组织除了1个组织为非居民自发或主导型的组织外，其他组织均由社区居民组成，且具有居民身份的组织负责人，具有组织内部的核心小组，可以经过协商共同决策组织活动，并能够固定开展组织活动。

对于自组织的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能力，也是有17个组织都可以独立设计并实施项目活动，并且有15个组织可以独立处理组织项目资金，具备组织开展项目活动的的能力。

综上，经过社造团队三年的陪伴及培力，所培育的18个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大部分具有独立的项目和财务管理能力，以及具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架构，并且有意愿长期开展组织活动。基于以上特征，社造团队开始思考，具备了相应的能力之后，如何发挥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更大的作用？本文希望通过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探索文娱型社区自组织具有公共性特征的方法及过程。

3 何谓社区自组织公共性的探讨

对于“公共性”（publicity）

表1 大栅栏街道社区自组织类别分析表

组织类别	组织类别细分	组织个数(个)	小计(个)	占比(%)
为民服务	慰老服务	3	14	42%
	助残服务	1		
	环境保护	5		
	社区教育	5		
邻里互助	邻里互助	1	1	3%
文体娱乐	文化娱乐	5	18	55%
	文化传承	3		
	手工编织	2		
	声乐朗诵	4		
	体育健身	4		
总计		33		

的探讨,最早来自于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指作为公众的私人聚集在一起,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最后达成共识。近年来,多位学者给出了自己对于“公共性”的界定。“公共性”是以个人为基础,并以超越极端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selfishness)为旨趣^[3]。“公共性”是规避极端个人主义的基本路径,个人价值只有在群体互动中才能得到彰显^[4]。金泰昌把公共解释为三大要义,即“共媒”“共働”“共福”,认为公共是一种行动,需要相互沟通、相互作用以及共享幸福^[4]。对于“公共性”的特征,有学者认为从参与者的角度看,“公共性”指涉的是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公开讨论和行动中实现自己从私人向公众的转化。从更宽泛的角度看,“公

共性”可以被理解为“参与”,即民众自愿“参与塑造公共空间”,而其中又包括了“社会参与”,大多与地方社会的生活需求相关^[3]。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区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建设的新的社会元素,正在引发社区服务模式的积极变迁^[5]。社区自组织多为在社区内以居民为主体自发形成的组织形态,2017年底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中提到,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对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不论何种类型的社区自

组织,实际上均是来自于社区居民,并且服务于社区居民,从服务对象和被服务对象来说,主体是一致的,社区自组织具有提供社区公共性服务的基础。同时社区居民的需求不止局限于文体娱乐,还包括家庭、健康、居住环境的需求。因此社区自组织的组织类型不代表社区自组织所开展的服务类型,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也可以利用自己组织的优势,通过开展社区教育、社区宣传或社区环保等不同形式的活动,进而关注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社会参与”。

4 研究过程及案例分析:社区民生议题讨论会

2017年受西城区民政局委托,大栅栏街道社区营造项目作为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北京市西城区的实验项目之一,探索“推进三社联动,加强社区治理服务

表2 大栅栏街道文体娱乐类型社区自组织分析表

序号	组织编号	培育届别			组织类别	项目运作能力			财务管理能力 独立管理组 织项目资金	组织管理能力			
		第1届	第2届	第2.5届		文体娱乐	申报两届以上的项目	独立设计项目		独立实施项目	全部由社区居民组成	具有居民身份的 组织负责人	具有组织内部核心小组
1	DZL-01*	1	1	1	文化娱乐	1	0	0	0	0	0	0	1
2	DZL-08*	1	1		文化娱乐	1	1	1	0	1	1	1	1
3	DZL-21		1	1	文化娱乐	1	1	1	1	1	1	1	1
4	DZL-30		1	1	文化娱乐	1	1	1	1	1	1	1	1
5	DZL-31	1	1	1	文化娱乐	1	1	1	1	1	1	1	1
6	DZL-03	1	1	1	文化传承	1	1	1	1	1	1	1	1
7	DZL-06	1	1	1	文化传承	1	1	1	1	1	1	1	1
8	DZL-18	1	1	1	文化传承	1	1	1	1	1	1	1	1
9	DZL-22		1	1	手工编织	1	1	1	1	1	1	1	1
10	DZL-28		1	1	手工编织	1	1	1	1	1	1	1	1
11	DZL-24		1	1	声乐朗诵	1	1	1	1	1	1	1	1
12	DZL-26		1	1	声乐朗诵	1	1	1	1	1	1	1	1
13	DZL-32			1	声乐朗诵	0	1	1	1	1	1	1	1
14	DZL-33			1	声乐朗诵	0	1	1	1	1	1	1	1
15	DZL-02	1	1	1	体育健身	1	1	1	1	1	1	1	1
16	DZL-16*		1		体育健身	0	1	1	0	1	1	1	1
17	DZL-17		1	1	体育健身	1	1	1	1	1	1	1	1
18	DZL-20*		1		体育健身	0	1	1	1	1	1	1	1
合计		7	16	15		14	17	17	15	17	17	17	18

创新”的主题。清华社造团队将此实施周期为半年的实验项目命名为“社区民生议题讨论会”（以下简称“民生会”），目的在于探索老旧城区更新及社区活化的创新型工作方法，并结合社区居民的生活所需，培育社

区自组织参与到更广泛的社区公共服务中来。

4.1 实验设计

根据社区营造的理念，清华社造团队对社区民生议题讨论会进行了整体方案设计，主要包括理念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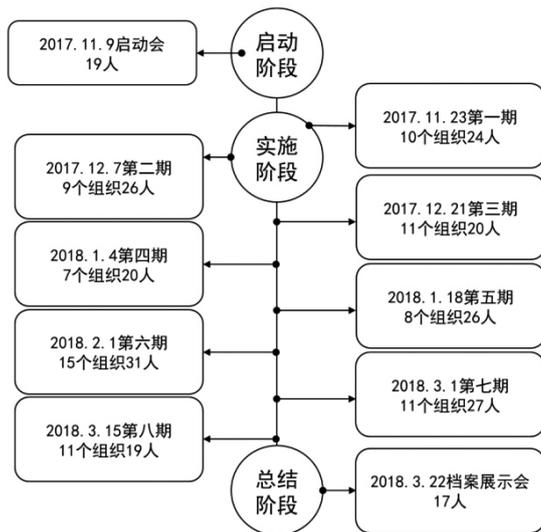


图2 社区民生议题讨论会实施过程示意图

外宣设计、工具设计以及时间节点设计，目的是本着自愿原则，引导社区自组织关注社区公共事务及社区特殊人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社区自组织的“公共性”。首先，开展人文关怀的服务，如为有需求的老年人群体、残障人士群体、特困家庭、失独家庭等提供服务，同时对这些特殊群体的家庭或家人提供相应的服务；其次，关注社区环境的建设与改善，引导社区自组织进行环境清洁维护、环境绿化美化以及社区环境保护教育等方面的服务；第三，注重在地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如单弦文化、京剧文化、传统手工技艺等的传承及服务；第四，社区教育类活动，通过组织自身的特长及优势，开展社区教育服务，共同营造社区整体氛围，带动身边的居民一起学习。通过以上几方面的议题引导，社区自组织可以更好地发挥组织优势，开展社区民生相关的服务及活动设计。

由于是项目制的方式进行引导，因此对于项目运作的要求延续了往年微公益创投项目的要求，在提升社区自组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的意识和能力的基础上，对项目申请方式进行了调整。为了吸引更多处于观望的社区自组织开展民生类服务活动，改变了以往每一年度申请一次的方式，变为每个月可以按照自组织实际开展活动所需进行申请，形式更为灵活，也可以鼓励更多希望参与社区民生服务的自组织加入进来。

4.2 实验过程

社区民生议题讨论会由于执行周期为半年，因此在项目执行初期，首先是跟有意愿参与民生服务活动的自组织说明民生会的目的、流程及参与方式，同时对每一次民生会采取项目制的方式，从陪伴式培力辅导、项目申报、项目评审、项目实施再到项目总结汇报，

表3 大栅栏文体娱乐类社区自组织参与社区民生议题讨论会情况一览表

序号	组织编号	民生会		组织类别 小类	小计		
		是否参加	参加次数		参与组织数量	占总数比重	参与次数
1	DZL-01*	0	0	文化娱乐	3	17%	14
2	DZL-08*	0	0				
3	DZL-21	1	4				
4	DZL-30	1	6				
5	DZL-31	1	4	文化传承	1	6%	5
6	DZL-03	0	0				
7	DZL-06	0	0				
8	DZL-18	1	5	手工编织	2	11%	7
9	DZL-22	1	1				
10	DZL-28	1	6	声乐朗诵	3	17%	12
11	DZL-24	0	0				
12	DZL-26	1	6				
13	DZL-32	1	5				
14	DZL-33	1	1	体育健身	1	6%	3
15	DZL-02	0	0				
16	DZL-16*	0	0				
17	DZL-17	1	3				
18	DZL-20*	0	0				
合计		10	41		10	56%	41

每一次的总结会也是下一期民生会的申请汇报会，每一期的民生会周期为半个月，社区自组织可以根据自己前期调研的情况以及组织开展活动之需进行申请，不需要每一次都申请，只申请自己想开展的服务活动即可。

在社区自组织申报之前，社造团队需要进行陪伴式培力辅导的工作，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包括了民生会说明辅导、项目辅导和预算编制规范的辅导。在申请汇报会上，也相应地采用组织互评的方式，加强组织之间的互动及交流。在总结会上，往往也需要再次进行组织互评的方式，确保民生服务活动的效果。如果在项目申请和总结会上，组织申请或实施的项目未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则需要进行方案调整和优化，下一次申请或总结会上再进行汇报。

4.3 实验结果

经过半年时间，共举办了8期民生会，吸引19个社区自组织申请并实施了67次社区民生服务活动，其中有4个是新加入的自组织，服务领域及服务次数分别为：助老服务28次、助老助残服务13次、社区环保服务9次、社区节庆活动6次、助残服务5次、妇女相关服务3次、青少年服务3次。参与民生会的能人共计212人次，服务逾5000人次。

详细分析18个前期已经培育过的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参与民生会项目的情况，其中有10个自组织参加了41次民生会服务活动，56%的文体娱乐类型社区自组织均参与了本届民生会项目。新加入的4个社区自组织有2个为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反之，在之前的分析中，2个只申报一次项目的自组织，没有参与到此民生会项目当中，财务管理能力较弱的3个组织也没有参与到民生会

项目中。

以上结果说明，自组织开展项目活动时间长以及具有独立的项目及财务管理能力是具备“公共性”的前提。近乎一半培育过的文体娱乐类型的组织参与了社区公共服务，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意愿较大，同时也说明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具有“公共性”的可能性较大，关键在于培育和引导的过程，给予社区自组织运用组织自身特色开展社区公益服务的机会，并且坚持组织自愿原则，提高自组织“公共性”的可持续性。

5 结论与思考

社区自组织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发挥组织自身优势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参与”。其中文体娱乐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公共性需要一定的培育过程才会显现，具备了项目和财务管理能力以及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之后，会更有意愿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由此，社区自组织公共性的产生一般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从关注组织内部成员需求，到关注组织外的社区居民需求的变化，是一个从自益、互益到共益、公益的过程。文体娱乐类社区自组织与自娱自乐组织的区别在于，文体娱乐类的组织由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而与组织外的利益相关方产生互动和连结，从而具有“公共性”，但自娱自乐的组织往往只关注组织内部的事务而不会主动寻找外部资源，或与组织外产生互动关系。

文体娱乐类的社区自组织是具备“公共性”的可能的，但前提是需要一定的培育过程，社区自组织需要具备一定的项目和财务管理能力并具有组织管理能力。大栅栏社区营造实验案例经历了五年半的时间初步探索了引导社区自组织具有“公共性”

的能力和意识，组织培育过程较为漫长，对于社造团队稳定性的要求比较高，对于培育方团队专业性的要求也比较高，在可复制性上较为困难。同时在培育社区自组织这一件事情上，需要多方力量共同推进，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如街道办事处、社区两委一站、专业外部力量如社造团队，以及社区能人和社区自组织这样的内部自发力量，协同共治，搭建社区自组织生长发育的生态环境，才有可能助力社区自组织发展。

本文重点探讨文体娱乐类的社区自组织公共性培育的路径分析，尚未从每一个自组织参与民生会的动机进行分析，希望未来有机会继续探讨社区自组织具有“公共性”的动机和原因。

注：大栅栏社区营造实验项目是清华大学自主科研社区建设驱动的旧城改造和文化重建项目（项目编号：523013007）。

本文图表均由作者自制。

参考文献

- [1] 迈克尔·麦尔·再会，老北京[M]. 何雨珈，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5,55.
- [2] 李强. 协商自治 社区治理——学者参与社区实验的案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9,60.
- [3]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 中国社会科学,2012(04):126.
- [4] 张法. 主体性、公民社会、公共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史上的三个重要观念[J]. 社会科学,2010(06):105,106.
- [5] 王瑞华. 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其成因[J]. 城市问题,2007(04):64.

责任编辑：刘道然